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下卷一至三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張鴻仁

宋名臣言行録別集下卷一

宋 李幼武 纂集

李綱 忠定公

字伯紀邵武軍人政和二年登進士乙科相州教授鎮江四年召除國正除尚書考功員外郎九月除監察御史兼權侍御十一月除尚書比部員外郎八年五月除常少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宣和初

同知舉六月言水災責監南劍州沙縣稅二年復
本等差遣三年丁六年吉知秀州未赴七年除常
少除兵侍靖康初除行營司參謀官除右丞親征
行營使罷尋復右丞充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辭
尋知密院除河東北宣撫使罷為觀文殿學士守
揚州言落職提舉明道宮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
建昌軍安置再責寧江高宗即位召復元官除尚
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御營使除左僕射罷觀

文學士提舉洞霄再論鄂州居住二年移澧州論責授單州團練副使移萬安軍三年次瓊州赦放還任便紹興初除提舉洞霄復資政殿大學士二年除觀文殿學士湖南安撫使兼知潭三年復祠祿居福州五年復觀文大學江西安撫制置大使知洪州六年召赴闕兼本路營田使七年丐祠加金紫光祿大夫復罷宮祠九年除湖南大帥守潭力辭次年薨年五十八贈太師

宣和初六月京師大水公獨異之上疏謂變異不虚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禦必有消復之策臣有已見重切利害事須面奏乞許臣因侍立次直前奏事翌日宰執班退傳旨閤門令公先退更不侍立公因奏便宜六事且上章待罪

七年冬金人敗盟朝廷日謀避敵之計詔召勤王兵且命皇太子為開封牧公與給事吴敏厚夜過其家曰事急矣建牧之議其畱守乎東宫恭儉以守宗社是

也而建牧非也巨盜猖獗自非傳以位號使招徠豪
傑與之共守何以克濟公曷不為上言之敵曰監國
可乎公曰不可唐肅宗靈武之事當時不建號不足
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
仁慈儻感公言萬一能行此金人且將悔禍退師宗
社底寧豈徒都城之人獲安天下之人皆將受賜非
發忘身狥國心孰能任此敵曰求對具道所以且
曰陛下能用臣言則宗社靈長聖壽無疆徽廟曰何

以言之敏曰神霄萬壽宫所謂長生大君陛下也必有青華帝君以助之其兆已見於此徽廟感悟歎息敏因言李某之論蓋與臣同有旨召公赴都堂禀議公具劄子大畧謂皇太子監國特國家閒暇之時典禮如此今大敵入冦天下震動安危存亡在呼吸間而用平時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禀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何以號召天下率勵豪傑期成功於萬分之一哉胡不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為陛下保守

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賊如臣之計天下可保仍刺

臂血書之其日徽廟御玉華閣先召宰執吳敏等對

至日晡時内禪之議已決公不復得對次日淵聖即

位

淵聖召公對延和殿迎謂曰卿頃論水章䟽朕在東宫

見之至今猶能誦憶嘗為賦詩有秋來一鳳向南飛

之句公叙謝訖奏曰金人先聲雖若可畏然聞有内

禪之事勢必沮縮請和厚有所邀求臣料之大槩有

五一欲稱尊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義不足惜二欲得歸朝人當盡以與之以示大信不足惜三欲增歲幣當告以舊約以燕山雲中歸中國故歲幣增於大遼者兩倍今既背約則歲幣當減然國家敦示和好不較財帛姑如元數可也四欲求犒師之物當量以與之五欲割疆土則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願陛下留神於此數者執之堅確毋為浮議所搖可無後艱并陳所以禦敵固守

之策上皆嘉納之除兵部侍郎
靖康丙午斡里雅布陷濬州上皇如南京白時中請上出
狩襄定時從官以言邊事者皆非時賜對公為兵侍
待班延和殿下語知閤門朱孝莊曰有急切公事欲
與宰執廷辨孝莊即具奏詔引公立於執政之末因
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避敵果有之宗
社危矣且道君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
而去可乎上默然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公曰天下

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將何之若率厲將士慰安民心豈有不可守之理時内侍陳良弼領京城自内殿出奏曰京城樓櫓創修百未及一二又城東樊家岡一帶濠水淺狹決難保守願詳議之上命公同蔡懋及良弼往觀東壁而御延和殿俟之公回曰城堅且高樓櫓誠未備然所以守不在此樊家岡雖淺可以勁兵强弩㩀也上曰誰可將者時中曰非李綱莫能戰公曰陛下命臣

治兵願以死報上即除公右丞命公留守内侍王孝竭奏曰中宫國公已行上曰朕欲親往陜西治兵決不可留二公以死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為然乃俾中使追還中宫國公上顧謂公曰治兵禦寇專以委卿中夜上諭宰執又欲詰旦決行是日質明公入朝見禁衛擐甲矣公厲聲曰汝等願守願從幸乎皆呼曰願死守公入見曰六軍之情彼父母妻子在都城豈肯捨去萬一中道散歸陛下誰與為衛且敵

騎已迫彼以徒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悟始命毅行以

公為親征行營使

斡里雅布犯京師攻城不克乃遣王汭偕李鄴來鄴先使其軍求和汭見上倨甚李邦彦等專主和惟公言擊之便上

是邦彦計金尋攻通天景陽門甚急公督將士拒之

又攻陳橋封丘衛州門公登城督戰自卯至申殺賊

數千乃退何灌出戰死之未幾馬忠以京西兵敗金

於順天門外於是王師稍振

李棁鄭望之使金韓里雅布需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欲尊其主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且欲宰相親王為質乃退師出事用一紙付棁達朝廷尋乃以書付蕭三寶努耶律忠王汭與棁來詔以皇弟康王為軍前計議使張邦昌副之李鄴高世則齎誓書俱行公力爭以尊稱及歸朝人固無害犒師金帛太多當量與之三鎮不可割至於遣使即宰相當

往親王不當往今莫若擇使與之熟議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留宰相皆謂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上黙然公求去上曰卿第出治兵固守恐金人欵我也於是朝廷以誓書往所求皆與之公留三鎮詔書不遣
時已議和种師道等勤王之師並集西將兵師日至上意方壯赫然有用兵之意公贊上曰易謙之上六稱利用師征邑國師之上六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

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令陛下之於金人屈已講好其謙極矣而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愈甚其勢非用兵不可然功成之後願陛下以用小人為戒而已使金人有所懲創不敢有窺中國之心當數十年無夷狄之禍不然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憂未艾也

勤王兵既至姚平仲率萬人夜劫金寨反為所敗而還公率行營左右軍又與金戰於是宰相臺諫交言西

兵及行營司兵為金所殲上大驚有詔不得復進兵廢親征行營司罷公以謝金也以蔡懋為京城守禦使金帥復來遣宇文虛中詣公所留割三鎮詔書以往太學生陳東及都人數萬人伏闕言李邦彥等疾綱恐其成功罷綱正墮金計幸復綱及种師道舊職會邦彥入朝乃數其罪而罵且欲毆之撾登聞鼓山呼震地耿南仲亟入奏開封尹王時雍麾之不去殿帥王宗濋恐生變奏上勉從之於是遣南仲號於衆

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公未到而後發之使先至衆取拱之臠而磔之并內侍數十輩裂無遺體領開封府聶山出諭乃皆相率聽命公惶懼入對泣拜請死上即復公右丞充京城守禦使而罷蔡懋衆遂散去

金之退也師道請臨河要擊之公亦謂金人不過六萬吾勤王之師二十餘萬今莫若扼關津絕糧道且禁其抄掠吾堅壁勿戰俟其疲乏然後以將帥檄取誓

書復三鎮縱其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道也竝不從公乃請遣大兵用澶淵故事護送之乃命姚古种師中折彦質范瓊等領兵十餘萬數道並進且戒度便利可擊則擊之李邦彦奏立大旗於河東北有擅出兵者依軍法公尋奏曰秋高馬肥敵必再至以責前約今宜飭武備修邊防於是為上條具備邊禦敵者凡八事一謂太原眞定中山河間如唐建為藩鎮又宜分濱棣德博横海軍為一道如諸鎮之制二謂

兩河保甲令宜遣使團結訓練三謂復宗祖三十六監牧馬之制權時之宜則括天下馬量給其直四謂河北塘濼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所以限隔胡騎比年隄防弛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地低下處可益增廣髙仰處即開乾濠及陷馬坑之類宜遣使督治之五謂兩河州縣城池多圮塞宜徧修治近京四輔郡諸畿邑皆當築城措置樓櫓之屬六謂兩河州縣經殘破去處宜優免租賦以振卹之七謂河東諸

州以儲峙糴買糧草為急宜復祖宗加擡糧草鈔法一以見緡走商賈而實塞下八願復祖宗陜西解鹽舊制以慰關陜兵民之心上俾宰執司議其間所論異同公力爭之不能得

自公建議盡遣城下兵追斡里雅布之師及於邢邵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懼其行甚速至是澤州奏尼瑪哈次髙平執政懼密啟於上以御前金字牌追兵還甚速公力爭於上前得旨復遣而諸將還已數程矣再

進猶及金人於滹沱河然將士知朝論二三悉解體不復邀擊第遥護之而已

詔公奉迎上皇於南京公至道君曰金既退師方渡河時何不邀擊公曰朝廷以肅邸在軍中故不許道君曰宗社計豈復論此語既浹洽乃曰行宫止遞角等三事止緣都城被圍恐金人知我所在非有他也公因奏皇帝仁孝小心惟恐一有不當大敵入寇政事不無小更今宗社無虞陛下回鑾勿間細故可也道

君曰朕已釋然矣因出玉帶以賜公道君初渡江吳敏耿南仲朝夕言於上前謂童貫等將邀道君復辟於鎮江或陳啓明皇與我紛南一路自奉之語上憂且疑遣宋㬇齋書至行宮具言思奉晨昏之意道君喜即還又批令吳敏李綱二人前來逆詔公行

初朝廷聞种師中敗師道又以老病告歸乃别議選宣諭使代師道領兵再援太原耿南仲謂用兵無益宜割三鎮以賂之公奏祖宗之地不可棄割之徒資敵勢生靈陷於夷狄豈為民父母之道哉上從公議為再援之計南仲等以公堅執用兵乃曰方今欲援太

原非綱不可宜以綱為宣撫使上欲用公召對睿思殿公自陳書生兵非所長令為大帥恐不勝任上不許即命尚書省出敕令面受公奏曰借使臣為陛下行須擇日受敕令拜大將如呼小兒可乎上乃許別日受敕公退即移疾入劄子乞致仕力陳所以不可為大帥且曰此必有建議不容臣於朝者章十餘上

批答不允

上錄裴度傳賜公公入劄子言諸葛亮出師表謂親賢

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頽也夫君子小人於用兵之間若不相及而亮深以為言者誠以冦攘外患有可掃除而小人在朝蠧害本根寖長難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吉甫贊周以北伐必有孝友之張仲裴度相唐以東討必去奸邪之元稹用能成功君子小人之不兩立從古已然臣覩陛下嗣位之初適遭金人入冦宵旰憂勤勵精圖治雖古帝王無以逺過然君子小

人尙猶混淆於朝翕訛成風殊未退聽謂宜留神照

察在於攘却戎狄之先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

扞禦外患者有不難也今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

疏節其要語輒塵天聽上優詔答之

宣撫司得兵三萬人公以二萬人分為五軍時勝捷兵

叛於河北遣左軍往招撫之又遣右軍屬劉韐時韐

除宣撫副使乃唐恪所薦公初不知又以解潛為制

置副使代姚古以折彥質為河東勾當公事與潛治

兵於隆德府宣撫司兵凡萬二千人公請銀絹錢於朝廷各百萬才得二十萬期以六月二十二日啟行而庶事皆未辦集乞量展行期上批曰遷延不行豈非拒命公惶懼入劄子辯所以未可以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為專擅今以臣為拒命方遣大帥解重圍而專權拒命之人為之可乎願併罷樞密之任因以尚書右丞知樞密宣撫使告敕繳納上封還遣使趣召數四公入見具陳所以為人中傷致上聽不能無

慼者祇以士庶伏闕事今奉命出使無縁復望清光上驚曰卿只為朕廵邊便可還公曰臣之此行豈有復還之理昔范仲淹自參政宣撫西邊過鄭州見吕夷簡語暫出之意夷簡曰參政豈可復還其後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旣行之後無沮難無讒謗無錢糧不足之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所為即須告陛下求代罷去陛下亦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頗感動乃

以二十五日戒行前期錫宴紫宸殿及行又賜御宴於瓊林苑勞問甚渥

公先具略奏云今日之事莫大於防秋莫急於解太原之圍獻說者不過和戰二策而已金人留吾親王宰相以為質屯重兵於太原已半年矣使者旁午欲得三鎮之意愈堅和果可恃乎种師中姚古以千萬之師相繼潰散戰果可必勝乎和不可恃則秋高馬肥敵騎侵軼議者必以臣今日出師為致寇之端戰不

可必勝則萬一將士或復有衂必又以臣為輕舉誤

國不知陛下睿筭與廟堂之謀所以授臣使防秋而

解太原之圍者當決以何策而可也前日和議割三

鎮之說至今為梗今日之謀儻或更有差誤則天下

之勢有不可勝慮者矣願陛下及臣在廷與五六大

臣熟議決策特降親筆俾臣遵行

公七月初抵河陽入劉子言汜水關西都河陽皆形勢

之地城壁頽圮當亟修治今雖晚然併力為之尚可

及也又因望拜諸陵具奏曰臣總師道出鞏洛望拜陵寢潸然流涕恭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聖聖傳授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强敵内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膽思報厲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無以利口善諞言為足信無以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為足使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九廟之靈下以為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公初陛辭日為上道聶山唐恪之

為人陛下信任之篤且誤國於此申言之上批答有銘記于懷之語

公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自出師後禁士卒不得擾民有匙奪婦人釵子者立斬以狗拾遺棄物決脊黥配逃亡捕獲者皆斬以故軍律頗肅無敢犯者

公嘗謂步不勝騎騎不勝車金人以鐵騎奔衝非車不能制之有張中行者獻戰車制度兩竿雙輪前施篦

䕶運轉輕捷每車用甲士二十五人執弓弩槍牌之屬以輔翼之結陣以行鐵騎遇之皆靡造千餘兩日肄習之俟防秋之兵集以謀大舉而朝廷降旨凡詔旨所起之兵悉罷減之公上疏力爭大略曰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割戎馬出没並邊諸郡寨柵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皆為賊兵占據秋高馬肥敵騎憑陵決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儻非起天

下之兵解太原之圍防託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臣為陛下措置降詔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欲分布沿邊河北雄霸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橫海五帥府腹中十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分翊衛王室隄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扞金人夏人連兵入寇不知此十數萬之衆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

日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計所團結之兵罷去大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支吾而朝廷何恃不留意於此也今兩河州郡日告危急乞兵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也竟不報公遣解潛等分屯皆去太原五驛公兵未進而潛等兵皆遇賊而敗公力丐罷有言公十罪遂責授節副安置夔州

高宗即位以右僕射召公赴闕汪伯彥黄潛善自謂有
攀附之勞虛相位以自擬及自外召公二人由此與
公忤公行至太平州上疏曰恭儉者人主之常德英
哲者人主之全才繼體守文之君則恭儉優於天下
至於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
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揺惟其哲
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
上之相公也顏歧言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已位三公宜

增其禮綱為金人所惡宜置閒地及公入見首言陛下用臣為相而外廷之論如此臣願歸田里至如命相於金人喜惡之間更望聖心審處上曰顏歧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者歧語塞

公乃赴堂治事

公上十議一議國是謂今日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切恐國論猶主和議以非和則速二聖之禍臣切謂漢太公為項羽所得髙祖不顧其戰彌厲羽卒不敢

害而還太公然則不顧其親而戰者乃所以還太公也昔金人與契丹二十餘戰戰必割地厚賂以講和既和則又求釁以戰今又以和惑中國至於破都城隳宗社易姓改號而朝廷猶以和議為然是將以天下畀之敵而後已為今之計莫若罷和議專務自守建藩鎮於要害之地置帥府於大河及江淮之南修城壁治器械教水軍習車戰三數年間軍政益修然後大舉以討之報不共戴天之讐雪振古所無之恥

彼知中國自強如此豈徒不敢肆兇而二聖有可還之理矣於今日法勾踐嘗膽之志則可法其卑辭厚賂則不可二議巡幸關中為上襄陽建康次之三議赦令不當以張邦昌偽赦為法四議僭逆謂邦昌宜正典刑五議偽命謂宜依唐肅宗以六等定罪六議戰謂宜一新軍政七議守謂沿河沿淮沿江宜控扼其衝八議本政謂朝廷天下之本也政出於一則朝廷尊而天下安政出於二三則朝廷卑而天下危天

下之安危係於朝廷之尊卑朝廷之尊卑係於宰相之賢否與夫人主聽任之輕重其可忽乎唐李德裕相武宗即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故能削平僭叛號為中興然則於艱難多故之秋所以出政者尤不可不一也自崇觀以來政出多門閹官恩倖女寵皆得以干與朝政所謂宰相者保身固寵不敢言遂失其職法度廢弛馴致靖康之禍願陛下深思天下安危之

本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任人鑒崇觀之失以刷
靖康之大恥宗社生靈不勝幸甚九議久任謂宜擇
大臣責其成功十議修德謂上當益修德以感天人
之心

上諭宰執令置登聞檢鼓院以通下情至是公言今日
中興規模有後先之序當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
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選監司
使吾政事已修然後可議興師而所急者當先理河

北河東蓋兩路國之屏蔽今河北惟失眞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餘皆在推其土豪為首多者數萬少者數千不早遣使慰之臣恐久之食盡援兵不至即為金人用矣謂宜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使擇有才者為使以宣德意有能保一郡者寵以使名如唐方鎮俾自為守則無北顧之憂矣上曰誰可任此者公因薦張所王瓌傅亮乃以所為河北招撫使瓌為河東經制使亮副之皆賜錢鈔三百

萬緡市軍需因遣使臣齎夏藥徧賜兩河守臣及將佐且命起京東夏税絹於北京川綱河東衣絹於永興軍以待支俵於是人情翕然蠟書日至應募者甚衆

及潛善益相張所言乞置司北京俟措置就緒即渡河而權北京留守張益謙奏以為招撫不當置司北京亮亦言經制司兵才萬人河外皆虜界乞權置司陜府潛善頗沮所又以兵少不如勿遣罷之公言潛善

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職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必與潛善等議而後行不謂彼乃設心如此

公嘗請減上供之數以寬州縣修鹽茶之法以通商賈剗東南官田募民給佃放陝西弓箭弩手法寓兵於農籍陝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官為教閱會公去位皆不果行已而亮以母病歸同州所亦以罪貶招撫經制司皆廢矣

公每留身奏事多所規益内侍石如岡素凶悍淵聖斥之上嘗召如岡公諫而止又論開封府封臂買童女及待遇諸將恩數宜均一上皆嘉納之

初潛善等白遣傅雱為祈請使未行朝論遣重臣以取信改命周望為通問使未行公為上言今日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使國勢日强則二聖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幣終恐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兩宫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乃命公草二帝表

付雱以行因獻二帝衣各一襲且置書于尼瑪哈

公上三議一募兵二買馬三募民出財助軍費且言熙豐閒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强敵而鎭四方故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師於西北若得數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爲急務於是詔陝西河北各募三萬京東河東各募二萬合爲十萬仍創驍勝壯捷忠勇義成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靖邊凡十號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又請

以車制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其法即張
行中所創也

時犀盜祝靖之徒皆招安赴行在公言今日盜賊正當
因其力而用之如銅馬緑林黄巾之比然不移其部
曲則易叛而徙之則致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
知乃命御營司委官分揀及潰兵之願歸營與良農
之願歸業者皆聽之所發至數萬又擇其老弱者縱
之其他以新發團結擇人為部隊將及統制官而其

首領皆命以官分隷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李煜杜用丁順等皆不可招公以為專事招安則彼無所憚勢難遽平乃白遣王淵等分討之

公言艱難之際賦入狹而用度增當内自朝廷外至監司州縣皆省冗員以節浮費上乃命中書省條具

公入朝月餘邊防軍政已略就緒獨車駕行幸未有定所公間為上言今縱未能入關猶當適襄鄧以示不忘中原之意選任將帥控扼要害使令冬無虞車駕

還闕天下之勢遂定而近議紛紜謂陛下將幸東南
果然恐中原非復我有上曰但欲奏迎太后及六宫
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等留中原公再拜賀因乞降詔
上乃命公草詔頒行兩京焉
汪黄欲奉上幸東南上遂手詔京師未可往當巡幸東
南公留之極論其不可因言令縱未能幸闗中留駐
襄鄧以係天下心乃詔委守臣修繕鄧州城隍又降
鹽鈔錢帛令漕臣儲糧草又命江湖綱運由襄漢通

漕并四川轉輕貨自歸峽以輸于鄧上雖用公議嘗
南陽而朝臣多附汪黃東南之議多以為不可
初公論圍城中受偽命者上曰國家顛覆士大夫不聞
死節往往因以為利如余大鈞洪芻誘宮嬪為妾王
及之坐蕃衍宅門詬諸王卿知否公曰見鞫之必得
其情公又曰靖康之禍吳幵莫儔王時雍徐秉哲皆
奉金人指立張邦昌及捕宗室戚里又受偽命為執
政此為罪首秉哲先已散官安置乃貶時雍幵儔並

安置

公舊為起居舍人論京城水災謫沙縣監稅遂與邑人鴻臚主簿鄧肅尤相善宣和間肅進花石綱詩得名靖康間被召得官京城破遂入傅亮軍至是為右正言首論在圍城中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乞寘之嶺外次者其惡有三乞於遠小處編管

侍御張浚與宋齊愈素善知齊愈死非其罪齊愈在圍城中自外至會議所寫張邦昌三字御史臺鞫之賜死或言齊愈論公不已公以危法中之謂上初即

位而綱以私意殺侍從典刑不當乃首陳公罪而罷之後章不下潛善密以付朱勝非行詞公相凡七十五日

鄧肅言陛下召李綱於貶所而任以台衡待之非不專也綱學雖正而術踈謀雖深而機淺陛下嘗顧臣曰李綱眞以身殉國者今日罷之其責辭甚嚴臣所以疑也既非臺章又非諫疏不知遣詞者何所據而言且兩河百姓雖願效死而數月間茫無適從及綱措

置不一月而兵民稍集又偽楚之臣紛紛皆宦于朝綱先逐邦昌而叛黨稍正其罪今綱去則二事將如何哉兩河無兵則夷狄横叛臣在朝則政事乖綱於此不可謂無一日之長也肅尋與郡右丞許翰因求去且力言綱忠義英發非綱無可與建中興之業者今罷綱而留臣無益

初上聞太學生陳東名召赴行在東至上䟽論潛善伯彥不可任李綱不可去且請上還汴治兵親征迎請

二帝言切直凡三上潛善憾之欲以伏闕事中東然
未有間也會撫州進士歐陽澈亦上書極詆用事者
其間有及宮禁燕樂事上語大臣以澈言不審潛善
乘是密啟誅澈併以及東遂皆坐誅
浚再疏論綱罪狀不已竄鄂州居住中丞王綯劾綱靖
康中要功劫寨結衆伏闕覆師太原凡三罪請竄之
嶺海移萬安軍
金陷楊州等處潛善建陳欲罪公以謝金乃大赦惟李

綱不赦紹興初胡安國上時政論有曰陛下自初即
位思建中興而將相大臣汪黄等不能奉承乃變亂
名實顛倒是非以上惑朝聽維揚奔潰無所歸咎恐
陛下討其誤國之罪復指結余覩殺邦昌為致冦之
由特下赦音元惡大憝皆得洗滌而李綱獨不與焉
此雖假借朝廷詔令行之安能掩天下之公論乎
建盜范汝為竄回源洞自殺餘黨走邵武韓世忠遣將
擊之初世忠疑城中人皆附賊欲盡殺之至福州見

公公謂曰建城百姓多無辜世忠受教故民得全活及師還父老送之請為建生祠世忠曰活爾曹者李相公也

公為湖廣宣撫使兼判潭州行至衡陽招降曹成及馬友之將步諒尋入潭漸易置權攝官禁擅科率者又遣郝政降潰將王進於湘鄉吳錫擒王俊於邵陽自是湖南境内潰兵為盜者悉平惟楊么據洞庭文牓栺斥言詞不遜公命諸將分屯以備之湖南無水軍

公乃拘集沿江網魚户得三千人屯潭州言于朝乞兵討蕩

公嘗言荆湖之地自昔號為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御西北當於鼎澧荆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

金偽分道入寇上詔親征公上疏陳禦敵之策大略謂偽齊悉兵東下其境内必虚宜擣永昌出其不意則必還以自救此為上策召上流之兵沿江而下以助

軍勢此謂中策萬一借親征之名為順動之計此下
策也上曰綱去國數年無一字到朝廷今豈非以朕
總師親臨合綱之意命降詔奬之
初張浚謫居福州而公亦在福浚與公會既除舊隙遂
相厚善至浚相數於上前言其忠未幾起公知洪州
兼江南安撫制置大使趙鼎為公辟客亦為上言綱
才器過人故有是命公辭上手書諭之有曰朕之用
卿審矣卿宜以安社稷為已任勿問中外勉為朕行

不必數有請也公請過闕入覲上許之
公入覲上䟽十六其論中興及金人失信襄陽形勝與
和戰朋黨五事皆利害之大者上嘉勞久之又上䟽
言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略有四兵貴精不貴多多而
不精反以為累陣貴分合合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
皆非善置陣者朝廷近來措置恢復有未盡善者五
有宜預備者三有當善後者二令降官告給度牒賣
戶帖理積欠以至折帛博糴預借和買名雖不同其

取於民則一而不能生財節用覈實懋遷一也議者欲因糧於敵而不知官軍抄掠甚於冦盜恐失民心二也金人專以鐵騎勝而吾不務求以制之者三也今朝廷與諸路之兵盡付諸將外重內輕四也兵家之事行詭道今以世忠岳飛為京東西宣撫未有其實而以先聲臨之五也且中軍既行宿衛單弱肘腋之變不可不虞則行在當預備江南荆湖之衆盡出敵或乘間擣虛則上流當預備海道去京東不遠乘

風而來一日千里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則海道當預備假使異時王師能復京東西地則當屯以何兵守以何將金人來援何以待之萬一不能保則兩路生靈虛就屠戮而兩河之民絕望於本朝勝猶如此當益思善後之計

又言今日之事莫利於營田然淮南兵革江湖旱災之餘民力不給宜令淮南襄漢宣撫諸使各置招納司以招納京東西河南北流移之民明出牓文厚加撫

諭撥田土給牛具貸種糧使之耕鑿許江湖諸路於地狹人稠地分自行招誘而軍中人兵願耕者聽則人力可用矣初年租課盡畀佃戶方耕種時仍以錢糧給之秋成之後官為糴買次年始收其三分之一二年後乃收其半罷給錢糧此其大槩也

上詔前宰執以攻戰之利備禦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令悉條上於是公言備禦之宜則當料理荊襄淮甸以為藩籬當於淮南東西及荊襄置三大帥屯重

兵係議營田使之贍養攻戰之利當責諸路大帥分路收復措置之方則顧駐建康綏懷之略則顧先自强又曰近年羣臣之誤陛下其説有二閑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萬口和之牢不可破累年以來盜冦相望而初不得其要領翠華蒙犯而尚未有所定居上下苟且相安而不為長久之計大運有開天啟宸衷悟前日和議之失而躬總六師懲前日退避之

非而親臨大敵逆臣悍虜數十萬衆飲馬江干雖能掃蕩邀擊而天威所臨亦足以使之震怖不敢南渡矣且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才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情六曰寅畏天戒其略謂士風尤薄陛下得張浚付以西事浚以忠議許國雖失機會不為無過而言者繩以大惡頼浚有浴日之功足以結知又有大臣為之辨得自洗濯不然何以雪哉夫朝廷詔耳目之官因許風聞若

言而無實是誣人之罪願降明詔以戒士風使變而從厚則中興之業不難致矣

趙鼎秦檜協議移蹕臨安公在江西閫之上疏諫大略謂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今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恐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消縮莫有鬬心我退彼進使賊馬南渡亂臣附之虎距鴟張雖欲如前日

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中不可得也既又具防冬晝一事件言之遂忤當路意時江西大旱而公課民修城民不以為便臺諫交章論之命奉祠公自是不復出矣

公在宫觀上疏略曰竊見王倫歸與金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以愚料之金為此名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

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為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從其一大事去矣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召或使單車入覲或使親迎梓宫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税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矣

舊制御膳進一百二十器淵聖減作四十器上即祚又加裁省其後早晚共止一羊不過數品廵幸東南駐蹕郡解兵火之後屋宇闕陋雖久駐亦不增葺中宮未還妃嬪有名位者才二三人其餘宮嬪并有職掌者通不及百人而三丞相則不然李綱私藏過於國帑乃自厚奉養侍妾歌僮衣服飲食極於美麗每享客殽饌必至百品遇出則厨傳數十檐其居福州也張浚被召赴行一百二十合合以朱漆銀鏤粧飾樣

致如一皆其宅庫所有也吕順浩喜酒色侍妾十數夜必縱飲前户部侍郎韓梠家畜三妾俱有殊色名聞一時梠死諸大將以厚賂取吕用數千緡得一人號三孺人大寵嬖之初則專預外事公然交通韓氏中外因以媒進時吕已六七十歲矣趙鼎起於白屋有朴野之狀一旦拜相驟為驕侈别起大堂竒花嘉木環植周圍堂之四隅各設大爐為異香數種每坐堂中則四爐焚香烟氣氤氲合於坐上謂之香雲又

艱難以來堂饌非薄鼎增厚十倍日有會集侍從將帥下建省寺官日費香直數十緡酒饌尚不計也其後鼎坐臺疏落職守泉累章數千言而乾沒都督錢十七萬緡竊用激賞庫錢七十餘萬緡奄有臨安府什物三千餘件乃章中一事命下人皆謂鼎必辨而不辨也

朱文公熹序公奏藁後曰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伸消息之不齊是

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然及其亂也亦未嘗不為之預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後蓋將以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沒靡有孑遺而為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古今事變之所同然而天之所以為天者其心固如此也嗚呼若宣和靖康之變吾有以知其非天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者其所謂能弭是亂之人非耶蓋閒政宣之際國家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大水猝至舉

朝相顧莫有敢以變異為言公獨知其必有夷狄兵

戎之禍上疏極言冀有以消弭於未然者不幸謫官

以去而間不七年敵騎遂薄都城公於此時又方以

眇然一介放逐之餘出負山嶽萬鈞之重首陳至策

而徽宗決內禪之計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守之心

任公不疑遂却强虜然自重圍既解衆人之心無復

遠慮而爭為割地講和之説以茍目前之安公獨以

為不然而數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得氣再

入之不可以不憂則讒間蠭起逺謫遐荒而不數月間都城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廟堂慨然以修政事攘夷狄為已任誅僭逆定經制寛民力變士風通下情改弊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壁建遣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西顧關陜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為必守中原必還二聖之計然在位纔七十餘日而又遭讒以去其在紹興因事獻言亦皆畏天恤民自强自治之意而深

以議和退避為非策懇叩反覆以終其身其言明白正大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絶去彫飾而變化開闔卓犖奇偉前後二十餘年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說如出於立談指顧之間顧嘗論之以為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於靖康則必無顛覆之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用於紹興則旋軫舊京汎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宇而卒報不共戴天之讐其已久矣夫豈使王業偏安於江海之

溢而尚貽吾君今日之憂哉顧乃使之數困於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固有以迭為勝負之勢而至於然歟烏乎痛哉昔蒯通每讀樂毅書未嘗不廢書而泣安知異時不有掩卷太息而垂涕於斯者耶雖然今天子方總羣策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也得備清閒之燕而幸有以當上心者焉則有志之士將不恨其不用於前日

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眞非偶然矣

又作祠堂記略曰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纒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俗衰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爲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君者往往接迹於當世有能奮然拔起於其間如公之爲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身之有禍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

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曰方南京建國時全無綱紀自李忠定入來整頓一番方略成一个朝廷模樣如僭竊及受偽命之臣方行誅竄死節之臣方行旌卹然公亦以此去位矣

中興以來廟堂之上主恢復者前有李忠定後有張忠獻而已

宋名臣言行録別集下卷一

宋名臣言行録别集下卷二

宋　李幼武　纂集

呂頥浩　成國忠穆公

字元直齊州人元祐九年登進士第宣和末漕河北靖康中以宫祠居揚州建炎初加徽學淮東安撫知揚州上幸揚權户侍次年遷户書尋同僉院為江淮兩浙經置使治江寧後拜右僕射御營使

尋罷為觀學提舉崇福宮俄除江東安撫兼知池州紹興初拜少保左僕射力辭少保加特進三年罷為觀文大學士提舉洞霄居台州五年知潭州兼帥八年加少傅鎮定江軍節使知建康兼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行營留守力辭罷為醴泉觀使尋除西京留守屬疾力辭薨年六十九贈太保淳熙十四年配享高廟

公漕河北奏燕山開邊其勢難守上怒詔王安中以公

沮抑疆事唱難守之說以疑衆心可面詰顧浩此後
應副有闕或為國生事者坐以軍法
公奏曰今敵騎漸逼東京若人心一搖淮南望風而下
望赦河北京東兩路蠲其二税與公私積欠以收民
心令百辟皆言强弱不敵臣願隂為過江之備而大
為拒冦之資申飭諸將訓習强弩以俟夾淮一戰此
不易之筞夫彼之所長者騎而我以步兵抗之故不
宜於平原曠野惟扼險用竒乃可掩擊又水戰之具

在今宜講然防淮難防江易近雖於鎮江之岸擺泊海船而上流諸郡自荆南抵儀真可渡處甚多豈可不預為計望置使兩員一自鎮江至池陽一自池陽至荆南專提舉造船且詢水戰利害又駐蹕維揚當以一軍屯盱眙一軍屯壽春以備衝突

頤浩以僉書樞密為江東制置使兼知江寧府時子撫為兩浙運幹遣蠟書來言傅等叛逆之詳頤浩即走介入杭伺賊狀并寓書于張浚劉光世别以片紙遺

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乃決策舉兵頤浩至丹陽浚等偕會浚見頤浩以大計咨之頤浩曰事不諧不過赤族浚壯其言遂議進兵傳檄中外苗劉之反也王世修為之謀時頤浩軍已次吳江世修間之至軍中云上已處分頤浩奏以單騎入朝頤浩奏曰臣等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願提軍入覲傅等計窮益懼頤浩軍次臨平苗翊等出戰頤浩被甲立水次出入行伍間督戰翊等敗走二凶引兵開

門出通顧浩引勤王兵入都城人夾道聳觀咸以手

加額

初勝非求去上問誰可代者勝非曰以時事言之須呂

顧浩張浚上曰二人孰優勝非曰顧浩練事而麄率

浚喜事而踈淺上曰俱輕浚太少年遂以顧浩為右

僕射

顧浩請以尚書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

中書侍郎並改為參知政事尚書左右丞並減罷自

元豐改官制肇建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擬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尚書承而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二相既分班進呈自是首相不復與朝廷議論宣仁后垂簾大臣覺其不便始請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歷紹聖至崇寧皆不能改議者謂門下相既同進呈公事則不應自駮已行之命是東省之職可廢也及是上納顒浩等言始合三省為一如祖宗之故論者韙之於是顒浩同平章事

上謂輔臣曰國用匱乏之政以所費處多顧浩曰用兵費財最號不貲漢文不言兵而天下富上曰用兵與營造最費國用深可戒也

草澤天文耿靜言太微垣正午推步今歲熒惑躔次方在巳未應至太微垣上曰此人不深知朕夜以星圖仰張殿中四更親起見其已至昨夜已退二度半顧浩曰宋景出人君之言三而熒惑退舍或者疑焉陛下寅畏天應之速如此信傳記之非虛也

日蝕僅四分未幾退上謂宰執曰太史初奏日蝕早而分深朕適觀之蝕淺而退速何也顧浩曰陛下嚴恭寅畏天鑒精誠宜感格如此顧浩奏事畢曰邇來聖容清癯恐以艱難聖慮焦勞所致上曰朕常夜觀天象見熒惑躔次積差食素已二十餘日須俟復行軌道當復常膳

始張浚建武昌之計顧浩是之有成說矣及浚宣撫川陝未幾江浙士大夫搖動顧浩遂變初議是日召隨

駕百官及諸統制赴都堂至晚以二十五封進入大率皆言岳鄂道遠餽餉難繼又慮上駕一動則江北羣盜乘虛過江東南非我有矣翌日輔臣入對上猶未觀謂順浩曰但恐封事中趨嚮不一人臣若不以家謀專為國計則無不安慮矣順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為邊面今當且戰且避但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上曰朕左右豈可無宰相上曰張守言不如留杜充建康不可過江順浩曰臣與

韓世忠議本自如此上曰善遂決吳越之行

上次平江諜報金人將由海道以窺江浙乃命劉光世兼節制圌山等處顒浩請自平江督諸將拒戰上以顒浩未可去行在乃命周望為兩浙宣撫守平江

宰執奏駐蹕之所上曰會稽止可暫住稍久則人懷安而不樂屢遷顒浩曰將來宜駐浙右徐謀入蜀上曰朕倚雍之強資蜀之富固善但張浚奏漢中止可備萬人糧恐太少兩浙若委付得人錢帛猶可泝流而

西至於糧斛豈可漕運頤浩曰若第携萬兵入蜀則淮浙江湖以至閩廣將為盜區皆非國家有矣頤浩聞金窮蹙乃請上幸浙西且下詔親征以為先聲而亟出銳兵策應韓世忠庶幾必擒兀朮上納之乃下詔親征

時除頤浩為建康大元帥上因曰議者謂頤浩多引用山東人且顧浩為相當收天下之才而獨私其鄉曲非公道也頤浩過闕見上言自去國不知金人之實

聞已渡淮北去然金人多詐而難測避寇固當預辦然禦寇之計尤不可緩望鑒去歲敵騎追襲之事選兵二萬分為二項一項浙西一項江東或據水鄉或阨山險邀而擊之萬一今冬金不渡江則顧宰執預為之計俟來夏則遣兵北向分二萬由海道趨文登以搖青齊分二萬由淮陽以撼鄆濮葢金之用兵深忌夏月我必乘其忌而攻之夫難得易失者天之時難成易敗者人之功願陛下愛惜分陰汲汲圖之

公復相首言先平内寇然後可以禦外侮今李成摧破李允文革面張用招安李敦仁已敗江淮惟張琪邵清兩寇非久即可蕩平惟閩中之寇不一又孔彦舟據鄂馬友據潭曹成李宏在湖南江西之間而鄧慶龔富剽掠南雄英韶諸郡賊兵多寡不等然閩中之寇最急廣東之寇次之蓋閩中去行在不遠二廣未經殘破若非疾速勦除為患不細詔樞密院措置

公言今國步多艱中原隔絶江淮之地尚有巨賊要當

先定駐蹕之地使號令易通於川陜將兵順流而下漕運不至艱阻至是詔以會稽漕運不繼移蹕臨安

公為政喜用材吏以其多出京黼之門恐為言者所持乃白於上下詔戒朋黨蔡京王黼門人有材者聽舉用

上謂公曰劉光世於鄉有故怨諸事略與應副因以廉藺事為戒又曰君相本是一體不須避形迹嫌疑公具奏致怨本末

上諭宰執曰人主待臣下當以至誠知其不可用不若罷去疑之而留之無益也又曰人主之德莫大於仁仁之一字非堯舜不能於是公等仰贊聖學高明以誠仁二者治心修身正家齊天下有餘裕矣退而以為當記

公與秦檜因陳天下大計當用二廣財力葺荊湖兩路使通京西接陝右此天下左臂如京東諸州為叛臣所據正如國初河東且留以蔽敵諸路先定他時併

力圖之似未為晚檜請自當一面上曰卿等當居中運才不可授人以柄公等感歎詔書而退

公與檜同秉政檜知公不為時論所與乃多引知名之士為助欲傾公以專朝權上頗覺之乃下詔戒朋黨

先是桑仲遣人告朝廷專當協力恢復京師公信之屢嘗請因夏月舉兵北嚮以復中原且謂人事天時今皆可為何者昨自維揚之變兵械十忘八九未幾虜分三路入寇江浙兵皆散而為盜自陛下專意軍政

揀汰其冗修飾器甲令張浚軍三萬有全裝甲萬副刀鎗弓箭皆備韓世忠軍四萬岳飛軍二萬三千王瓌軍一萬三千雖不能如浚之軍亦皆精鋭劉光世軍四萬老弱頗衆然選之亦可得其半神武中軍楊沂中後軍陳思恭一作巨思古皆不下萬人而御前忠統如崔增姚端張守忠等軍亦二萬臣上考太祖之取天下正兵不過十萬況今有兵十六七萬何憚不為臣願睿斷早定命世忠浚與臣等共議決策北向令

世忠由宿泗光世由徐曹以入又於明州留海船三百隻令范温閻皐乘四月南風北去徑取登萊此數路皆有糧可因不必調民餽運大兵既集豫必北走所得諸郡就擇土豪為守虜舉兵來爭其地則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擾之數年中原可復況今之戰兵其精鋭者皆中原之人恐久而消磨異時勢必難舉此可為深惜者也及閻桑仲進兵乃議大出師身自將軍北向且言近聞虜偽合兵以窺川陝若於未來舉兵

必可牽制陜西之急萬一王師逐豫則彼必震恐因令世忠自京入關亦一奇也

上諭二相曰頤浩專治軍旅秦檜專理庶務當如種蠡分職而檜黨亦建言昔周宣王内修外攘故能中興令二相宜分任内外之事上乃命公總師開府鎮江公請辟參謀官已下文武七十七員鑄都督府印賜激賞銀帛二萬匹兩上供經制錢三十萬緡米六萬斛度牒八百道月給公帑錢二千緡及許召諸州守

臣時暫至軍前議事皆從之上諭公曰卿耆艾有勞
令總督之任以大事委卿不當復親細務公惶恐奉
詔
公尋次常州部將趙延壽叛光世討平之公稱疾不進
尋召還
公進呈王大智所造戰車上言大智知兵法可用因語
公曰卿為相當識人物如大智攜以自隨令造水戰
之具不當棄能也

公言祖宗官制內外差遣並付審官士大夫自有調官之路故請囑奔競之風息近世堂除闕多侵上注擬士人失職廉恥道喪欲外自監司郡守及舊格堂除通判內自察官省郎以上及館職書局編修官外並令吏部依格注擬從之

初創沿海制置使以仇悆為之建司於浙西公言近創此司最為得策然虜舟從海來有二道一自海北岸來至明之定海一自南岸來至秀之海鹽萬一有警

遠不能及乞令仇悆專管浙西別命人管浙東從之

上謂宰執曰朕見凡詢衆集議二三其説事愈不決公曰誠然上曰朕自即位六年備嘗艱險非天相之何由脫難今盜平穀稔天意可知假如寇或南來避與不避如何公曰若盡遣諸將禦江寇豈能便渡但先定計以待之上曰未聞千里而畏人者公曰聖意如此諸將誰敢不前耶

時諸路盜賊稍息公慮守令不虔請分遣御史循行諸

路上乃詔三省選强明廉謹之人臺察不足則以郎攝之皆令引對面給親札御寶歷回日考其殿最以著賞罰

公自江上回欲傾秦檜而未得其便過平江守臣席益謂之曰自為黨可也然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公大喜遂引勝非還朝勝非知紹興公薦之同都督乃奉京祠兼侍讀復自内批令日赴都堂議事位如樞密院事上欲以逼檜會邊報王倫來歸侍御黄龜年言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

恹復逺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檜即上章辭位遂
免檜仍榜朝堂不復用
公言今歲必稔欲於鎮江上下積粟三十萬石以備軍
用上曰若選得精兵十五萬分作三軍何事不成祖
宗取天下兵數不過如此
時召試館職虞澐沈長卿石公揆三人上謂宰執曰館
職試人當取實學朕親攬其程文如長卿尚懷朋附
公曰惟澐答所問而公揆文辭荒畧乃除澐校書郎

餘不預選

宰執奏戚里高士曈乞落階官詔除權四方客省四方館公事仍轉一官上曰士曈宣仁近親又最長故優異之然不可躐等高爵厚禄畱待立功將士朕於外戚未嘗假以恩澤令後宫之家官未有過保義郎者

公曰漢有恩澤侯本朝固無也

自宇文虛中使金之後率募小臣或布衣借官以行如王倫洪皓朱弁輩皆為所拘旣而尼瑪哈在雲中遣烏

凌阿思謀至館具言息兵議和之意俾倫南歸至是
公議當再遣使以驕其意乃命潘致堯為奉表通問
使髙公繪副之并附香藥果茗縑帛金銀進兩宮二
后以路由東京令公作書且以菓茗幣帛遺劉麟
公與勝非並相以軍用不足劄取江浙湖南諸路大軍
月樁錢以上供經制係省封樁等窠名充其數茶鹽
錢並不得用所樁不給十之一二故郡邑多横賦於
民大為東南之患令江浙月樁錢自紹興二年始

初李綱為湖廣宣撫請於所在州軍造酒許之及是公因進呈言茶鹽榷酤今日所仰養兵若三代井田李唐府兵可復則此皆可罷不然財用捨此何出勝非曰榷酤自漢孝武時因兵興而有上曰行之千餘年不能改可見長久之利

詔前宰執條上攻守之策公上十事一論不用兵則中原不可復二論虜將志驕意滿此將亡之兆三論用兵當以夏月四論分道進兵宜以五萬人由泗上擣

汴京二萬人由海上攻沂密又二萬人駐濠上爲援不可深入惟勑大將不得殺掠至八月班師明年復出五論軍糧海道二萬人日食米四百石合於四明支一月糧計一萬二千石附海船以去至山東則有糧可因濠上軍糧由淮可運此皆不患惟趨汴京之師合賫十日糧至南京則糧亦可因矣六論發兵日乞聖駕駐蹕鎮江七論淮南通泰鹽歲一千四五百萬貫而二浙止七八百萬通泰倍於二浙尤宜選能

吏為守八論機不可失兵慮得捷如吴玠初擊退於
和尚原再禦退於饒風嶺又大捷於金人關去歲賊
犯淮甸亦無所得而遁若不發兵終無息肩之期矣
臣考宣和間戸部月支纔九十萬而近年月支百一
十萬夫養兵二十萬不北向以爭天下則東南民力
何以堪九論海船以閩為上廣次之温明又次之今
天既以此利賜我宜用之以擾登萊南風而往北風
而歸虜雖鐵騎百萬必不能禦十論今前宰執六人

議必不一是非可否在陛下獨斷之而已

紹興五年夏旱湖南尤甚公爲帥究心荒政奏截撥上供米三萬石及令廣西帥漕兩司備五萬石水運至本路充賑濟又乞降助教勑度僧牒誘上户糶米民不能耕則借之糧種夏稅亦就秋併輸全活甚衆

摭以朝散郎直祕閣秦檜追恨公不已使台州守臣曾享求其家陰事會摭懼罪陽瘖乃以衆証定罪梧州安置於是一家破矣

或問朱文公以公何如人曰這人粗胡亂一時間得他

用不是道

朱勝非　忠靖公

字藏一上蔡人高宗朝拜右僕射

公為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時事皆草創詔書填委而

院無几案公常憑敗鼓草詔然文氣嚴重如平時

刑書楊應誠等奉使高麗回具述高麗君臣見拒之意

宰執皆欲罪其負恩上亦怒形於色公曰自是前此

待之太厚安能責黃潛善曰若以巨舟載精甲二萬徑造其國彼能無懼乎公曰越海征燕山之事可戒上怒稍解後兩月高麗奉表謝罪執禮甚恭優詔答之

公奏祖宗舊制宰執子弟例不堂除只於銓部注擬罷政不以罪則推恩遷擢蓋二府號表則之地不阿其親當以身率故也趙普子弟皆作武官普再作相長子授莊宅使范純仁再相子正平博學能文行義甚

高未嘗出官竟死選調紹聖中蔡京相不數年子六人孫四人為執政從官嘗有謝表云奉觴在庭子孫並列張藎歸家父子同途宰相劉正夫王黼之子尤懦弱或始于餘歲而以曲恩倖例列于從班宣和末諫官李會疏論以為尚從竹馬之游已造荷囊之列時以為名言

王淵除遷書樞密勝非言淵除命諸將有語劉正彦見淵擢用且乘有敵難遂圖不軌又苗傅以淵出其下

尤不平上之在維揚也内侍康履頗竊威福諸將皆嫉之傅等脅所部以叛執淵并内侍數十人殺之勝非等急趨樓上苗劉與其屬列樓下皆被甲露刃康允之請上御樓百官咸在三軍洶洶傅乞誅履上命執履付苗等即殺之衆猶未退乃請遣使金人且乞隆祐太后垂簾聽政復請上為太上皇帝魏國公攝政庶便和議勝非泣曰逆謀一至於此臣位宰相義當死國乃趨出呼其幕屬將佐曰諸君言二將此事

出于忠義為國耶或有他圖皆曰忠義為國勝非曰若果忠義為國則當上下一心並聽朝廷處分有異志者誅之皆曰諾時李邴亦以逆順之理曉之由是兇燄少挫既退勝非奏來日當降赦盖犀兇殺淵又刼掠意必望赦然不知逆惡自不赦上可之上曰康履忽諸將有取死之道勝非曰附履者必有所求求而不得則怨矣上曰此事終如何勝非曰臣覩王鈞甫乃其腹心適嘗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

語可為後圖之計上曰來早太后御殿勝非曰母后稱制須二人同對承平故事於今難用乞許獨對仍自苗傅始與其徒日引一人上殿以弭其疑且乞太后隨宜勉之庶有動心者兩宮以為然太后語上曰賴用此人若舊相未去事已不可收拾矣甲申上徽號於上曰睿聖仁孝皇帝遂幸睿聖宮以杭州顯慶寺為之太后臨朝魏國公攝政大赦天下自是日引傅等太后勉之皆有喜色而臣僚獨對論機事不疑

矣呂頥浩張浚等約共起勤王兵於平江二兇請移
蹕建康勝非曰勤王兵在平江君等難與相遇又趣
遣使勝非曰未知酋長所在宜先遣小使訪之又言
炎為兩火故多盜宜改元以厭之勝非以二事奏太
后年號似可從乃始改元明受勝非曰反正事已就
緒惟二兇謂元請本為和戎須待遣使然金兵近在
江北若遣使金知朝廷變必挾此而來以持其事即
害反正臣俟所召兩師來諭之力辭先遣小使亦密

令留於勤王所矣此必破其謀可毋憂也太后曰天生相公救此患難既而小使止平江而新除盧益辭行二兊之議遂息張浚以書與二兊二兊得書與其屬俱至都堂言浚見詆以為逆賊所不能堪勝非恐生它變即奏貶浚彬州先是浚遣馮轓見二兊為陳成敗勝非奏授轓兵部員外郎勝非召二兊及其屬與之語至是二兊聞勤王之師來甚恐轓知二兊可動白勝非議復辟事勝非令轓與二兊議二兊有許

意將下詔率百官請上復辟勝非召傳等六人至語之令軍中自為一奏傳無語正彥尚以為疑勝非曰勤王之兵未來者使是間自反正爾所以招君等議蓋欲上下和同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上還宮君等置身何地於是勝非乃使王世修草奏持歸軍中諸將書名及召李邴張守分作百官章三奏三答及太后手詔與赦文皆具丁未文武百官詣睿聖宮迎請復辟四月朔上御朝太后便欲還政上以問勝非

對曰卷簾當先降詔乃令太后暫出仍下詔明日卷簾弁復建炎年號又奏二兇未有以處乃並除淮南西路制置使許以所部兵行朝廷諸將皆集兵皇城門外康允之謂勝非不若遣人諭二兇速引兵去是夜二兇開門以出倉皇而遁勝非因力請解政遂以觀文殿學士知洪州

詔江州鈐轄張忠彦受朱勝非節制上謂宰執曰勝非當苗劉之變不為無功范宗尹曰勝非能使二兇不疑

以待勤王之師議者咸稱其有謀上曰是時惟勝非鄭瑴輿之抗若顔岐雖好士亦怯懦不能有為故古人以威武不能屈為大丈夫也

初江西湖南北路正賦外多别科米則有正耗補欠和糴斛面等自一碩輸及五六碩錢則有大禮免夫綱夫檐夫贍軍等自一緡輸及七八緡吏緣為奸其名日新復調丁壯把隘修寨富者出財貧者出力民不堪命則據險結黨抗拒縣官既免征徭之苦且獲擄

掠之利故多去為盜至是勝非上疏極論而宗尹未
嘗歷州縣不甚知民疾痛但降旨依累降赦令而已
紹興二年公知紹興府顚浩薦之同都督荆襄諸軍上
曰勝非入相之日值苗劉作亂當時調護有力朕豈
不知可與在京宮觀留侍經筵㕘顚浩必欲引公以
傾秦檜遂提舉醴泉觀兼侍讀
公再相奏淮北五事一謂國家屯軍二十萬月費二百
萬緡倘無變通必致坐困逆豫方行什一稅法聚以

資虜若王師不出豫計得行今當渡江取彼所積以實邊圉淮南既實民力自寛二謂逆豫招到淮北山寨及知名賊二十六項所以然者彼謂官軍不敢出逆賊能驟來耳宜分為三軍聲言取徐邳而實取淮陽聲言趨京師而實取陳蔡聲言入濱滄而實取青密使逆豫聞之必分兵拒守然後大軍出廬壽直擣宋亳豫必成擒矣三慮虜賊併力南冦今虜使既行未有要約不若先破豫兵去其一助四大軍一出所

得金帛當明諭將帥悉以賞軍五淮北有土豪助順
者就以為守將俾自為備則兵勢益張如此則不二
三年中原可定上納之
初諸將雖擁重兵而無分定路分故無所責任公再相
始議分遣諸帥各據要害遂置沿邊諸路沿海制置
使
初因言者論以中書細務歸六曹至是條上裁省細務
一百十一事歸之六曹上諭公曰朝廷所以多事者

以六曹不任責每事取決耳自今宜專責長貳毋得循習苟且卿等當進退人才修明法度助朕圖恢復之計繁文末節非所以委付大臣者公頓首謝

上與宰執論北方事上曰人心國之本也雖有土地若失人心亦不可立國公等退而相語曰上神武撥亂而以至仁御世內外歸心清蹕所駐億兆畢從自然成都敵所以不能窺者正恃人心以為固耳

公嘗言陛下每稱司馬光度聖意有恨不同時之歎陛

下亦知光之所以得名者乎葢神宗皇帝有以成就之也方其爭論新法之際謂之立異好勝謂之沽譽買直謂之非上所建立謂之不能體國謂之不遵稟處分言章交攻命令切責亦不能成其美矣上首肯久之

上詔前宰執條上邊事公言自陛下講明軍政賞罰必當今內外勁兵三十餘萬宜於此時進取無失機後悔遂列四事以獻一曰進討僭偽二曰守禦淮江三

曰招撫遺民四曰審度敵情

宋名臣言行録別集下卷二